



快樂天堂

醫學系五年級 蕭卓倫同學

「告訴你，一個神秘的地方，一個孩子們的快樂天堂。」對我來說，這個快樂天堂，是確實存在的，我親眼見證並且身歷其中...

大三那一年，我開始學習解剖、組織、生理學，正式進入了基礎醫學的課程。除了課業上的巨變，有另外一件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：獸醫系的女友，找我一起到動物醫院的狗舍打工。

狗舍的成立，有這樣的一個故事。十幾年前的某一天，狗狗們靜靜趴在收容所的籠子內，瀰漫在空氣中的，不只是衛生不良的惡臭，更有一股深深的絕望。因為沒有人收養的狗兒，最終會走向人道毀滅。這時，狗狗猛然抬頭，一個不曾聽過的腳步聲，還有陌生的氣味出現，一個慈祥的女士站在籠子前。狗狗開心地咧嘴，使勁地搖著尾巴，從此以後，這些狗狗們重獲新生。

這位獸醫系的老師得到了一筆研究經費，於是她前往收容所選來好幾隻狗狗，養在醫院樓上的狗舍。這些狗狗們的任務就是充當獸醫學生的模特兒，像是進行口令訓練、聽診扣診檢查、練習洗澡剪指甲...其他時間，他們就悠閒的住在這裡。每天都會有兩組獸醫系學生來照顧牠們，我們做的工作如下：餵食、清洗、玩樂。

第一個工作是準備伙食，因為有經費的支持，牠們吃的伙食非常好。以前我家裡養的狗，都是以乾飼料為主食，逢年過節才能吃一次肉罐頭。相比之下，狗舍裡的傢伙們，每餐都是乾飼料配上肉食。有時候早上去做

飯，聞到肉罐頭的香味，都忍不住想偷吃一點！

接下來，迅速的把狗狗的排泄物夾取乾淨，之後以清水刷洗籠子還有地板，再把水全部擦除。最後就是最期待的玩樂時間了，我們把每一隻飽食的狗兒放出來活動筋骨，其中幾隻特別親人的狗，就和我們一起玩玩傳接球、毛巾拔河、找尋食物、騎狗打仗、抱狗背狗等等的遊戲。

狗狗在這裡生活，物質生活是非常豐富的，除了有醫院級的籠子、空調設備以外，食物、營養品、衣物樣樣不缺。每一隻狗狗的食物重量，都是經過獸醫師精密計算，肉罐頭每月換一次口味，老狗每餐會加入維骨力，冬天會附上毯子。更難能可貴的，莫過於無限制的醫療供應，之前有一隻狗舍的狗，得到了胰臟炎，老師就親自治療牠，若是一般的狗，因為胰臟炎而治療，治療費通常都是幾十萬元，有些飼主無法負擔，只能眼睜睜看著狗狗離開。

另外，獸醫系的學生們，有時候會帶牠們出去台大校園散散步。或是有些更瘋狂的同學，跟老師報備一下後，把狗狗從頭到腳洗乾淨後，就可以把牠們帶回家過夜！對狗狗們來說，這裡真的是一個快樂天堂，牠們有著極為充沛的物質生活，有很多狗狗同伴一起玩耍，也有更多的人類陪伴。唯一欠缺的，就是牠們沒有一個真正的主人，一屆一屆的同學們隨著時間嬗替入學畢業，除了老師以外，沒有一個真正陪伴整個狗生的主人，這是唯一的缺憾。

對於我來說，狗舍之於我，也正如一個快樂天堂一樣。小時候家裡養了幾隻狗，童年成長，少不了牠們的陪伴。然而自從搬家到市中心，溜狗綠地難尋，鄰居也無法忍受犬吠聲。再加上全家人忙於事業，家裡再也沒有時間精力飼養毛小孩了。隨著升學一個個階段往前行進，我也逐漸淡忘和狗狗相處的感動。

一直到大三這年進入狗舍工作後，我才可以重拾對狗狗們的熱情。這裡的工作，時薪不高大約 150 元而已。然而對我來說，最大的報酬，使終是完成工作後，和狗兒們自由玩樂的時間。自己和狗狗們玩耍固然開心，但我更加喜歡坐在其中一個籠子，摸著一隻不參與大家的狗，靜靜看著眾狗玩樂。玩樂中的狗兒，就好像稚子一般天真無邪、毫無機心，看到這樣子的純真，宛如回到兒時，想起了以前的那些狗狗...是啊！就好像一個孩子們的快樂天堂，在這裡不再有奸巧的人心，唯有真誠的狗狗向你咧嘴微笑。

「有哭有笑，當然也會有悲傷，我們擁有同樣的陽光」狗狗們和我，在同樣的陽光下，各自參與了彼此了生命。

《快樂天堂》是 1986 年，滾石唱片為了台北市圓山動物園的搬遷，傾其旗下所有歌手共同錄唱以動物關懷與環境保護為主軸的歌。而我也想為這群住在動物醫院的狗兒們，唱出這首《快樂天堂》...

